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大江抵达皖河农场双河口，江心突起一沙洲，将水一分为二，主江一路北去，支江转向西北，呈弧形流二十里，在洲尾与主江合流。沙洲为老洲，又叫保婴洲，过去面积较大，但经不住江水数十年洗刷，如今缩为一个帽形，罩着尾部新长的洲。新洲叫小洲，也叫金洲，跟老洲原是隔开的，后因江沙淤积，或围水造田，已连为一个整体。

支江称西江，流经我家门口，虽不是主江，宽不过一里，但大水来了也是浩浩荡荡的，看着令人脚生寒气。至今我夜里做梦，偶尔还出现大水，我妈皱着眉、凄苦地说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

江上常有江豚出现，比大江略少，但也是一群群的，有时上百头，挤在一起拱水。江豚拱水是因为天气要变，气压低了，出来换气。过去我们常见江豚，就跟门口走过的闲人一样，没想到四十年后居然稀罕，要买票到保护区里看。

江豚是否能入食，我不知道，但当时我们是不吃的，渔民误捕，不是放生

江豚

就是扔掉。有一年冬天，我去江边抬水，看到一头江豚被扔在岸上，像一条装满沙子的灰袋，足有七八天没人理会。大人说，江豚熬出来的油可以治烫伤或冻伤，但我没见人用过。

江豚最怕排钩。排钩有笔芯粗，三四厘米长，非常锋利，挂在长长的尼龙绳上，每隔十厘米一个。渔民把尼龙绳放进水下几厘米，两头用竹竿插住，就等鱼来撞钩，一旦碰上，只要动弹，也只能动弹，就被许多钢钩缠住。这是一种很毒的捕鱼方法。但还有一种迷魂阵，是一节连一节、越走越窄的网箱，现在还在用，鱼钻进去根本跑不了，更毒。

有一次，我们几个小孩，十岁左右吧，顺着江边打猪菜，不知是谁起的头，游到江里割来一截排钩，有个小孩用镰刀钩着排钩旋转，不想脱刀了，钩子飞到 我身上，足有十几只巴住了腿。我当时好像哭了，但把鱼钩取出来也没大碍，过几天就好了。那时候没有破伤风一说，回家也不敢跟父母说，说了要讨打。

香 菜

回，勉强能吃。

某次参加笔会，在饭馆吃饭，有道炒鸡蛋，夹了一筷子，吃出异味，以为是什么野菜炒的，因彼时正是吃野菜的季节，又满桌不少野菜，后问服务员，答曰：香菜炒鸡蛋。用长得大的香菜炒的，于是满桌再无人光顾，便宜了我，一人把剩下的都吃了，还多喝了两杯酒。

小区有菜市场，买菜者几十家，独一家生意火爆，常是这家菜摊前在排队，别家却无一人，只有干瞪眼的份。买过几次菜后发现，生意好的原因起码有二：买菜算钱时，零头的毛毛钱摊主基本都不收，次次如此，很少有其他商贩可做到的；另外的原因，和香菜有关，买菜者临走时，这家菜摊主人多

渔民跟农民似乎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一点不交集，各过各的日子。他们一家一条船，吃住都在上面。我远远看那船上，常有一两个孩子，都罩一件衫子，连着一根绳子，绳上挂着浮子，有篮球大小，再连在船上。每年在渔船上，会有多少孩子没人江里？

1976年，可能为了交通便利，政府把西江上游堵住了，挑大坝时我在场，觉得日子特别长。这些年里，下游入海口泥沙渐渐淤塞增高，枯水期可以走到对岸，政府又把下游给堵住了，西江就彻底成了一个内湖，据说是做江豚保护区用的，但我前段时间在家住了二十多天，没看到一头江豚。

西江变成了湖，水变得碧绿碧绿的，再不像江水那么混沌，人若看到，都想成为诗人。但这只是表象，由于雨水冲刷杂物，尤其是污染和营养的进入，水里充满着寄生虫。我前些日子下水游泳，爬起来满身都是红疮，奇痒无比，为此吃了一星期的抗生素，好不痛心。

◇门前草木 毕亮专栏



毕亮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5年生于桐城市某乡村，现居伊犁。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如看草花：读汪曾祺》等四部。曾获第四届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。

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吃香菜的？想不起了，怎么也想不起来。之前的我，是见香菜避而远之的，甚至都闻不得香菜的味儿，某道菜里有香菜，我是不伸筷子的。二十几岁之前都是如此。那么，开始吃香菜时，已近三十岁了。都而立之年了，是该尝尝以前未尝过的酸甜苦辣。

有一年集中看贾平凹，记住了他有一个爱吃芫荽（香菜）的三婶：她在院子里种了大片芫荽，每一顿饭，她掐几片芫荽叶子切碎了搅在饭碗里。我们总闻不惯芫荽的怪气味，还是说香椿好，香椿炒鸡蛋是世上最好的吃食。

香椿炒鸡蛋真是上好的吃食，我吃过，可以为证。香菜炒鸡蛋，也是很好的，我曾吃过，偶尔还做过几

不忘随手抓一把香菜塞进买菜者的塑料袋——免费的。遇到菜价贵时，这一把香菜也要一两块钱的，可卖菜者照送不误；遇到香菜完了，以小葱替之。次次如此，很少有其他商贩能舍得的。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买菜的人都成了老主顾。

中原人冯杰有文写道：像芫荽、荆芥、苏叶、薄荷这些异类草木，气质异样，特立独行，在草木之伍里那么不合群，都可划入明末遗老的范围。芫荽在《中国伊朗编》中叫“胡荽”，其实就是香菜。在香菜的那么多名字中，我偏爱香菜之名，形象贴切，如臭豆腐，是臭是香？香菜亦如是，吃起来，是香是臭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如明末遗老，滋味不能言说。

似有雪来

无声息地流动，船不动，炊烟慢吞吞地瞅着天空。远山如黛，先白的是山尖。再远处就是梦了，梦里就是白茫茫一片了，蜡梅香，红梅红，四行脚印通向远方。静，扑簌簌，鸟儿一声清鸣飞远，梅树雪落，如粉、如羽，让谁的眼皮一惊。

窗帘上的阳光，像一只白鸟，告诉我，雪并没有来临。我只是在想象里，或是神思出窍，在旧时光里经历了一场雪事。据说，想象也是一个世界，在一念起后，自足自在，自我演绎。那么，我真是一个无趣至极的人，我为什么不可以想得更好？比如说，有一个院落，可以盛雪，可以盛放笛声，可以有一个故乡一样的人？

一年过来，雨雪雾霜雪，因何雪最是撩人情思？在于它的彻底和纯粹吧？最好的雪，是要覆盖一定厚度的，是纯粹单一的白，将天地彻底换了颜貌，玉树琼枝，琼瑶世界，江山一笼统，井上黑窟窿，远山负雪，明烛天南，满眼满

心满腹都是澄光，想长啸、想吟诗、想给友人打电话约一场酒。景是新的，人似乎也是新的，心情也是新的，时间似乎也是锒亮的，似乎一切归零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。

雪是时间的葬礼，所以凛冽、肃杀，零度以下。雪是时间的婚礼，所有洁白、纯净，雪地梅花。

窗外渐渐喧闹，一蓬蓬的鸟声，可以装满一篮子又一篮子。一阵香来，细闻又不见。香是花的神思出窍吧？

邻居正在劈柴引炉，听见响声，仰头看见是我，笑道：“太阳真好，像是春天呢！”

“是啊。昨晚下雪了吗？”

“下了，吓着我家的狗了。”

这是一条半岁的拉布拉多，没见过雪。“狗牙梅也开了，你看。”他指给我看。墙角数枝梅，黄瓣蜡染，紫蕊如钹。我看到梅，这梅就香起来。

“你看，雪。”梅下的青苔里，一抔白雪。昨夜，似有雪来。

◇尘世繁花 董改正专栏



董改正，男，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，现居安徽省铜陵。曾从事过销售、饮食、图书、教育等诸多职业，现为阅读班老师。爱好文学，主要从事散文写作，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

你说：你听，下雪了。
我听。沙沙，沙沙沙，细密地静……
我不用掀帘，不用披衣，吱呀开门，就知道漫天里都是雪子，细沙一样，细盐一样，洒在屋顶的小瓦上。瓦青黑、湿冷，瓦上生苔，此刻生烟，雪烟。我听见细小的白，一粒粒嵌入那干绿的苔里，听不见仰瓦的声息，听得见覆瓦的清脆如簫。

我听见晒物竹篙上的葫芦，发出笃笃的轻响，就像一万个敲门声。我能想象黑褐的葫芦里，万千葫芦籽“噓”声压唇、调皮坏笑的样子。我能想象桐木锵锵，椿树梆梆，“鬼拍手”潇潇一片。邻家的屋檐白了，草垛白了，邻家的窗开合一下，光泄如潮，千万颗雪子就扑了过去。狗惊疑地叫了几声。

远处，更远处，白了的先是田埂，田埂白了水田就黑了，水塘也就黑了，插在塘里的杆子，一半儿黑一半儿白。河岸白了，水就黑了，凝滞着悄